

理想的政治生態

荃 葵



香港社會近年出現的不和諧氛圍，想必令經歷過港英殖民統治、香港回歸祖國，像筆者這樣的土生土長、心繫家國的人深感不安。

這種不和諧，很大程度源於政治生態的不尋常，而這種不尋常，首要又源於某些政治人物的不成熟。

追源溯始，其實可以很簡單，如今天天聽到的三個政治名詞，其原本定義如果弄得清楚一點，很多誤會可能不會發生，那是：民主派、反對派和非建制派。

人人都愛民主，但很多人並不知道民主到底是什麼，這些人以爲，一人一票就是民主。不去問情由，不去問客觀的實際形勢，主觀地以爲：我有份投票，就是民主。這是簡單化，容易跌進「民主的陷阱」，其危害性可以比獨裁更獨裁。《基本法》寫明香港最終有普選，並不是說明天一覺醒來，一票在我手，民主就能得到。急進選舉，社會未適應，勢必造成大亂，大亂後的社會，要重建，難乎其難。如此幼嫩的想法，進而促使他們相信，自稱民主派的政黨就是前衛、有民主，沒有這個稱號的建制派就是落後、沒有民主。結果是：「我想要民主，所以我支持民主派，反對建制派」，每件事「只要出自民主派之口，就是對；相反由建制派提出，就一定錯」。政治態度錯誤，價值觀變形，誤解與日俱增。

成熟的民主社會應是這樣的：設若一個人想從政，會想到參加選舉，由於個人勢單力薄，多會加入政黨，有政黨的資源支持，力量便能壯大。一個政黨能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進入議會，成爲多數派，投票時就有力量，就能監督政府。香港議會奉行代議政制，由被選出的議員代表選民在議會中發聲。此外，除了多數派有權話事，也能讓少數派有機會發聲。近日香港議會中的少數派，因有六名議員違法被取消議員資格，本來是少數派的他們，更加少數。這原是政治現實，有因自有果，無人可以有異議，少數派應該痛定思痛，作出反省，放棄極端思維，以務實態度爭取選民支持。這是民主議會的特點。

令人遺憾的事，少數派不服輸，並說如今的議會是「不正常的議會，他們被多數派欺負」。說這種話，可見這些人原來不懂得何謂民主、何謂民主議會。自號「民主派」、「泛民主派」，名不副實。

對於上述的三個稱呼，近月來情況似乎有些轉變，政壇中人、政府官員、傳媒已經逐步少稱「泛民主派、民主派」，改稱「反對派」，甚至更多地稱「非建制派」，這是合乎形勢發展的改動，很好。反對派（opposition party），其實並沒有貶意，西方國家也有反對派，反對派本身也接納這個稱號。反對派，顧名思義，乃站在建制的對立面，或多或少總會反對，這正符合了民主社會容許有不同意見的原則。但不同的是，人家在選舉落敗後會馬上與勝選者握手，很有風度地認輸；遇上社會大是大非事件時，更會與建制派站在同一陣線，不再反對，這才是成熟政黨的表現。

法律制定者本身守法、守議會議事規則，是基本義務；議政論政，從道理、邏輯出發；選民成熟，能分辨是非；官員努力做好之餘，政治敏感度高；傳媒客觀報道新聞。方方面面得配合，任何一方脫軌，社會想和諧，難！

.....

鄉村的夜晚

楊福成



鄉村的夜晚猶如山林的湖水，是靜寂的。

沒有一絲的嘈雜，沒有忙碌的脚步，沒有汽車、火車的來往。

在這種什麼都沒有的夜裏，人的腦子也感覺是空落落的，沒有了工作的壓力，沒有了交際的糾纏，沒有了追追跑跑的急迫。

就這樣啥都沒有啥都不想地享受這份靜寂，真是一件美事！

鄉村的夜晚開始得比較早，太陽一落，天一擦黑，在田間勞作的人們就陸陸續續地回家了，很少會加班加點，他們生怕驚擾了夜的靜寂。

安靜是一件難求的好事，可現在的人很少能靜下來。

寂寞也是一件難求的好事，可現在的人卻大都害怕寂寞。

就說一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吧，某單位招聘，主要看應聘者的微信朋友圈，看點讚人數，看粉絲人數，這一招有什麼意義、管不管用且不論，但卻真實透露出了社會的浮躁，安靜和寂寞的人文內涵已經被人爲地遠離和拋棄。

幸好，鄉村還沒有把這份美好丟下。

鄉村的夜晚過了十點之後，幾乎家家戶戶的燈都熄了，只有風輕輕地掠過樹梢，發出微弱的鼾聲，這顯得夜更靜寂了。

我有早起讀書的習慣，可鄉村的夜晚太冷，冷得伸不出手來捧書，這是夜晚使的伎倆，它不容許你浪費這份靜寂，你只能像鄉村人一樣鑽被窩裏享受。

這樣的享受會讓人少了很多想法，少了很多欲望。

是啊，能安安靜靜舒舒服服地睡個好覺，還圖什麼？圖這圖那的連覺都睡不好，又能有什麼好呢？

時間贈人閱歷，世事盡可原諒。

人生的閱歷，就是讓人逐漸喜歡靜寂的過程，一旦喜歡上了靜和寂，哪還會有什麼世事的煩惱？

如果你在鄉村有一處院落，就不要讓它兀自沉睡，抽個空閒去陪陪它，它會毫不吝嗇地奉送給你一份愜意。



吳健雄這個名字並不爲人所熟知，其實她不僅是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東方居里夫人」，還是袁世凱的孫媳婦。

著名畫家孫多慈曾是她的閨密。孫多慈回憶當年青春逼人的吳健雄簡直是魅力四射、男女通吃：「一九三一年，我們同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那時的健雄是一個嬌小玲瓏，活潑矯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蘇太倉人，一雙神采奕奕的眸子，靈巧的嘴唇，短髮，平鞋，樸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兩百左右的女同學中她是顯得那樣地突出，當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標，不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爲她神魂顛倒呢。」

這樣一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令女孩子都神魂顛倒的美女，美卻不自知。亦舒說，真正的美女是不自知的，她指的是年輕時的林青霞。一個女孩子能美成吳健雄這樣，她自己卻又完全不知，面對衆多的傾慕者，沒有縱身於一場戀愛當中，只在大學校園安靜地做一枚學霸，飢渴地汲取更多知識。

少女情懷總是詩。她爲什麼沒在美麗的大學校園談一場青春的戀愛，不只是因爲她

有感生命的延續

言 青



我家住的大院裏有六七棟公寓樓，我們住在其中的一棟。我們的樓呈U字形，中間圍成一個小院兒，小院裏有石桌石椅、木長椅，四周種着芍藥牡丹和各種花草，有櫻花樹，石榴樹，還有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夏天老太太們常坐在大樹下的長椅上乘涼聊天，老頭兒們常在石桌上下棋對陣，啪啪啪的棋子聲震耳欲聾，小孩子們則在院子裏瘋跑歡叫。

一天我坐在長椅上和老太太們邊聊天邊欣賞着小院兒裏這熱鬧的場景。看見院子裏還站着幾個保姆樣的人，懷裏都抱着差不多大小的嬰兒，不到一歲吧，她們說笑着比着哪個孩子胖。不知怎麼，我想起我們搬到這裏近二十年的時間，這個樓裏已有十幾位老人先後去世，又不知什麼時候，一撥撥小嬰兒相繼出世。我又

想起二十五年前，那年三月母親離世，三個月後，我的外孫女誕生。人哪！這不就是生命的延續嗎？

我們搬到這裏頭兩三年，親眼看到第一撥嬰兒出生。我家旁邊的緊鄰貝貝出世，那時，他的外公外婆還在國外工作，只有他媽媽抱着襁褓中的嬰兒不知怎樣餵奶，我常過去幫她。十多年過去了，貝貝已經長成一個大小夥兒，高中快畢業了。和他前後出生的孩子，有的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有的已經成爲大學生。而貝貝的外公外婆和我們都已垂垂老矣。

我和先生常去公園散步，每走進公園，總有兩道風景映入我們的眼簾。一道是子女推着坐在輪椅上的老父母，一道是年輕的爸媽推着坐在嬰兒車裏的寶貝。我對先生說：「坐在輪椅上的老父母，也許幾十年前也像今天那些年輕的爸媽一樣，推着嬰兒車，帶着現在推着他

追尋圖章街千古一絕

張 茅



中環銀行、金舖、商貿公司林立，現代商廈夾縫中，隱藏着一條短街，常被人忽略。老香港都知道叫圖章街，正文華里，全長約五十公尺，是港島中西區上環的一條小街道，獨有特色，兩旁都是圖章檔口，因而人皆稱圖章街，正名多爲人忘記。

短街五十呎都是圖章檔

文華里什麼時候成爲圖章街，已不易考究，聽老街坊說，大抵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第二次大戰發生前。短街內，半間山館、松石齋、漢齋、二經堂、聚文印章，招牌名稱少了一些商業味，添一些文化氣息。

今日圖章街比鼎盛時失色，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二十多個檔口，餘下不足半數，由此令人忽略這條短街，藏有「香港一絕」，全國各地難得一見的「鳥蟲文」章刻。鳥蟲文書法和印章起源於春秋戰國，帝王官吏使用，多爲陽刻，線條幼似髮絲，刻工技巧很高；這門古藝，香港僅存於圖章街。

九十年代日本遊客來港追尋文化底蘊，短短的圖章街站了許多日本人，就是爲一睹鳥蟲文，由鳥蟲文刻成的印章。若說今日「門庭冷落」，惟問社會爲香港手工藝投下多少關懷與扶持？不說向海外傳播信息，我們自己又有多少人知道。

鳥蟲文絕藝全港只一家

周啓建師傅的一手鳥蟲文刻章的絕藝，提升圖章街的知名度，九十年代因爲他的工藝使鳥蟲文在日本興起。他成名於九十年代，圖章街一度成爲日本遊客必到的文化天地。

鳥蟲文是戰國時代盛行一種文字，據傳秦始皇的玉璽上刻着的就是鳥蟲文。鳥蟲文線條幼如絲，要求形態生動，只有用人手才可雕出。周啓建師傅接觸鳥蟲文才十多歲，第一次刻鳥蟲文，用了三個月。先拼湊鳥蟲文的部首，再在設計鳥蟲，字與圖的配置須做到天衣無縫，即美術上的統一，他刻出的「香港情懷」印章，弧度密而不亂，線條優美，隱隱看清「香港情懷」四個字。內地也有研究鳥蟲文篆刻的大師，線條比較粗，周啓建所追求線條纖



▲鳥蟲文印章「香港情懷」

◀圖章街展現香港文化的一面

細的美感，刻功難度極高。他的成就，在本港和內地躋身名家之列，篆刻是一門富有魅力的手藝，他希望喜歡篆刻的人，都能擁有他的作品。

鳥蟲文是我國象形書法之一，以鳥爲圖，每個字是以許多鳥蟲形連貫構成。清咸豐八年楊灝所書「祖賜百福」中，就有鳥書一體。鳥蟲篆是把漢字篆書線條表現形式轉換成裝飾性的鳥形、蟲形和魚形等動物紋飾，擅將筆畫盤曲、纏繞，形成抽象的動物形狀的一種文字。漢代私印中相當一部分以鳥蟲篆鑄刻。

一九六八年出土於河北省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的鳥篆紋銅壺，提供了實物爲鑒，壺造型極爲平常，高四十厘米，束頸，鼓腹，矮圈足。與同時期的青銅酒壺沒有太大的區別，但壺體上的花紋卻頗不尋常。原來，壺體上那些用金銀絲嵌出的勾回流暢、纖巧精緻的花紋，絕大多數竟是由鳥、魚形線紋構成的篆體銘文，稱爲「鳥篆紋」。銅壺上的鳥篆紋，既是一種高雅的裝飾藝術，銅壺上的鳥蟲文由此現世。

蟲書鳥篆稱鳥書或鳥蟲書，是先秦篆書的變體，它是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盛行於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這種書體常以錯金形式出現，高貴而華麗，富有裝飾效果，變化莫測、辨識頗難。

如何拯救刻章舊文化？

二戰結束後的幾年間，圖章街步入好景，圖章檔漸漸開多，生意興旺。戰後大小商店復業，需有一個橢圓形的木店章作

交易印據，印章有花邊，當中刻店名，放在鉅鐵小盒內，由店內主管掌印。

另一方面，經多年戰亂，戰後目不識丁的男女文盲比比皆是，他們出糧或收掛號信，不懂簽自己姓名，便到圖章街雕印章以備應用。老行尊回憶刻一個印章連工帶料，收三毫子，每日做十個足夠養活一家。

傳統工藝受到現代科技衝擊，一九九〇年代新興的原子印廉價方便，取代圖章。隨後，網上印章又取代原子印章。圖章行業式微，今日仍用圖章的人，總有幾分懷舊，喜愛印章的文化氣息，木石之間的人情味。

「學圖章最少要學個三五七年，學刨木三年，學雕較硬的物料要十年。」只見老師傅在一盞小燈下，把圖章固定在木架上雕字，刀法靈活線條或是剛勁，或是游韌，第二代圖章雕刻師，也許不會是最後一代繼承人吧。

社會步伐急促，經濟主宰事物的發展，人人醉心於股市搵快錢，炒樓搵食賺大錢，誰會花時間在圖章上雕出藝術。這正是民俗文化傳承最弱的一環，一些歷史深厚的文化工藝，後繼者愈來愈少，繁作手藝與刻章同病相憐，花燈、人物、動物、花草的繁作工藝藝人擔憂將有一天失傳。歷史悠久的鳥蟲文章刻技藝，有幸落地香港，成爲國際大城市文化底蘊，圖章街以它特有的鳥蟲文，當年可吸引日本遊客觀光瀏覽，具有發展爲旅遊文化的條件，只欠資源投放及政策。

推動未來的西九文化區，可否有香港印章文化的一小席？

.....

多好，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樣做，只能在此默祝您一路平安。」她想親自駕車爲他送行，可是不能那樣做，她是理智的女人，只能壓抑自己的感情，在心底默默想念。

有節制的感情最美。在兩人公開的信劄裏面，偶有一些柔情似水的話語，使得他們的情誼，平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人們也樂意看到兩個才情出衆、顏值頗高的男女之間發生點什麼。依稀記得有部電影叫《第二次握手》，講述一位著名女科學家和一位知名學者之間的故事，書中的女主男主，據說就是借吳健雄和胡適二人作影子。

生性浪漫的胡適未必不喜歡這位才情與美貌並重的得意門生，他一生都惜才。但他們之間確實年齡懸殊太大，而胡博士曾有過許多緋聞最後都不了了之，還因爲他家中有個鎮宅之寶——敢作敢爲的潑太太江冬秀，再加上他又特別珍惜自己的羽毛。

這段師生情誼最終止步於愛情門前，並沒有留下更多的花絮。吳健雄婚姻幸福，但師生之間的交往卻貫穿了一生，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在台北的院士會上轟然倒在她的面前才戛然而止。看到老師倒下，她渾身顫抖，失聲痛哭。

胡適與吳健雄的師生情

梅 莉

很難平服，思來想去，她想成爲偶像那樣優秀的人。

十八歲那年，吳健雄考入國立中央大學，當時胡適任校長。也許她報考中央大學，就是衝着他去，想想一個十七歲的女孩爲了心目中的偶像，一步步地努力靠近他，去報考他的大學，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藉口。

胡適認識她還有一段佳話。有次歷史考試，吳健雄就坐在前排，她只花了兩個小時就把三個小時容量的試卷做完了，第一個交卷。作爲監考老師胡適很快看完她的卷子，興奮地送教務室去，還有另外兩名教授也在。善作伯樂識人的胡博士激動地告訴他們，他剛看了一份完美的試卷，給了一百分，因爲迄今爲止他還沒有看到哪個學生把清朝三百年思想史分析得那麼透徹。那兩人立馬也說，班上有一個女生總是考一百分的。於是三人做了個小遊戲，各自把這個學生的名字寫下來，拿來一看，不約而同寫的都是吳健雄，不禁哈哈大笑。

學霸從來都文理兼優，吳健雄不是天生

的理工女，而是她的天分決定了她做什麼都可以很優秀，歷史可以學得那麼出衆，得到名師們的一致滿分，物理可以學得那麼成功，衝出亞洲，走向了世界。

長大後，她果然成了他，是在另一個領域。

英雄容易惺惺相惜，優秀的人與優秀的人相遇，不論是同性還是異性之間，只要他們的眼神一對接，就會撞出火花，這火花可以是愛情，也可以是友情，還可以介於這二者之間。

胡適與吳健雄就屬於後者，他們之間的情誼比愛情少，比友情多。吳健雄對恩師，除了敬仰，應該有着超乎師生之外的愛慕之情，是少女成長過程中情竇初開時的朦朧情感，這種感覺一直伴隨着她。

在吳健雄的手劄中，也可以看出這種情愫湧動：「剛在電話中替您道別回來，心想您明天又要『黎明即起』的去趕路，要是我能在晨光熹微中獨自駕車到機場去替您送行